

心窗  
片羽

## 情怀的可能

◎巫爱文

在城北发现了一家小饭店,其实跟其他的农家乐并没有太大的区别,只是店门口的路两边有粗壮的梧桐,枝繁叶茂,那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。从此隔三岔五去吃饭,忽然发现二十多年前的“小梅”服装店依然在。

喜欢做衣服还是很久以前的事情,在小镇的成衣赶不上大城市步伐的时候,这种制作是一种很好的补充,尽管有时候价钱跟商场比不得便宜,但那种量衣选料等待的过程既焦急又期盼,仿佛是一场场延迟满足的心理训练。

还是玻璃门脸,左边有裁衣服的操作台,右边堆满了衣料,里间有一台拷边机,上面挂着几件做好的半成品,唯一的区别就是门口的模特没了,从前小梅总是把最新、最时尚的衣服套在模特身上,或是索性披上艳丽的衣料。我站在门口忐忑地往里张望,一个卷发的背影在里间炒菜。换了声小梅的名字,那个熟悉的声音回应的时候,内心一个角落仿佛瞬间被阳光照耀。

多年前的一个晚宴,一个姑娘穿着碎花的吊带连衣裙,但是因为肩带做了繁复的松紧带,前胸后背多了花边让裙子恰到好处,既清凉又不太露,姑娘身材苗条、化着淡妆,好看极了。后来忍不住打听,裙子居然是小梅做的。其实令人回味的出彩很多,琳琳结婚时的香槟色礼服也是小梅的设计作品。只是后来那两个穿过小梅衣服的漂亮姑娘,都被命运抛向半空。现在想来,后来她们在生活里体现出来的执着和勇气,像是一种“最好的我们,或是更坏的我们”的隐喻。没有人生经得起追问,梧桐树影下的小梅服装店像是古典又温暖的电影,岁月流水不见痕迹,唯一留下的就是记忆的碎片。

曾经让人欢愉的漂亮衣服已还给了生活的尘埃,重又看到小梅服装店时内心的触动像年近七旬的老妪偶遇初恋,被记忆的旋风吹得眩晕,两双干巴的手紧紧相握,人醉心怡。我以为小梅留着这家店是一种情怀,后来问了住在附近的熟人,原来没有谁会在原地等我们,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地鸡毛,琐碎无奈但又埋头向前。从前喜欢看希区柯克,那种把人吓晕又摇醒了继续吓得惊心动魄,现在脆弱到经不起一点辗转。从前喜欢把生活描绘得细腻温情,后来看清现实就是简单霸道的对白而且还没有人回答你为什么。

于是我频繁地回到老城区,看熟悉的道路和熟悉的老了的人,走了很多年但已经被翻修过的小桥,站在梧桐树下感受阳光透过树叶洒在身上的温暖,在小饭店里喝到短暂忘却当下,仿佛是在现实生活里开的一个小差,期待这样的喘息能给我力量。



火红

◎王尚

## 穆烜先生的图书馆情怀

◎倪怡中

穆烜先生长期担任南通博物苑领导,对博物苑事业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,但他对南通的图书馆建设,特别是地方文献建设,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。

《南通市图书馆志》记:20世纪五六十年代,穆老把《关外漫游记》《张孝若演说稿》《南通县图志》手抄本4册、《通海新报》合订本、陈翰珍著《二十年来之南通》手抄本等文献送交图书馆;应穆老建议,图书馆请耆宿蔡观明校审,抄录了张謇的一批信函以及《赵凤昌藏札》中张謇函件等文献;80年代,穆老向图书馆捐赠一批图书,其中有他本人撰著和编辑的《穆烜文稿》《中国农民革命故事》《刘六刘七起义》《南通惨案》《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》《南通博物馆史料》《中国博物馆事业早期史料》《南通惨案史料》等书和刊有他文章的杂志51册73篇、其他书刊105部402册。在一册30年代翰墨林书局出版的《五山日报》副刊《儿童镜》合订本上,穆老附纸写了很长的一段话:“‘儿童镜’是南通《五山日报》的副刊,通师一附小主办,不知道是谁主编。我只有这样的印象……创刊于1935年下半年,每期都另行抽印,发给学生。……当时的南通县长金宗华,似为苏北人,曾任江苏省教育厅督学。经他倡议,小学生们集资买了一面大座镜,置于中公园。还举行了仪式,同学们

列队从镜子前走过,照一照镜子。金县长也参加了仪式,看着学生们列队照镜子。他还说:‘要笑嘻嘻的。’此镜被命名为‘儿童镜’。副刊‘儿童镜’之名即由此而来。”

穆老是张謇研究的推动者,是《张謇全集》1994年版的副主编,为“张謇日记”手稿的出版更是立下汗马功劳。新中国成立前夕,南通人王象五在上海从张融武处借“张謇日记”手稿15册,新中国成立后张在香港,王将所借手稿交给南通市委统战部负责人王敏之。穆老时任市委革命史料征集办公室副主任,他认为“张謇日记”的史料价值难以估量,应出版出来供阅读及研究。经王敏之同意,他向市委写了报告,得到市委批准。穆老为送手稿到出版社,请木工量书定做了一个小木匣,装了搭攀锁,把手稿锁在木匣内,他乘车、住招待所、到工厂制版,人和木匣形影不离,晚上睡觉也放在枕头边。196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《张謇日记》后,手稿保存在市图书馆。在香港的沈燕谋(大生董事,藏书家)看到《张謇日记》出版,向张融武借出“张謇日记”手稿的前半部13册,1967年在台湾文海出版社以《柳西草堂日记》书名出版。自此分藏大陆、香港两地的“张謇日记”手稿完整出版,论功劳,当首推穆老。穆老说,如果前半部“张謇日记”手稿也

能入藏市图书馆、合成完璧,应是南通文化史上、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,他多次告诫我,你们图书馆要做好争取和促进工作。

图书馆新馆建设动议,穆老认为仍在老馆原址扩建为好,新区和唐闸地区可建分馆,原址地方不足,可把图书馆和博物苑隔墙打开,两馆共用绿地,图书馆博物馆两馆建在一起是特色,也符合当初张謇建设博览馆的倡议。穆老的意见得到朱剑老书记及文化局、图书馆一些老领导的赞同,朱书记要我起草一个文稿,由他在人大会议上作为提案提交。记得穆老和季茂之、季歇生、励衡、冯昭等老领导都签了名。尽管提案没有被采纳,但穆老仍希望能保留静海楼作为市图书馆的古籍馆,他对我说,如果我来决策,就请你来当古籍馆的馆长。穆老一向谨言慎语,这使我讶然,他为图书馆新馆建设谋划设计不遗余力,务实而热忱,着实让我感动。想到北京图书馆搬到紫竹院新馆,北海原址辟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,可见穆老的观点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性,并非异想天开。

今天的南通市图书馆已然是一座设施先进的现代化图书馆,但穆老捐赠的图书,以及馆藏的其他许多地方文献,仍然是这座图书馆的镇馆之宝,现在及未来都嘉惠着广大读者。

玉兰  
一瓣

## 淡乎其无味

◎唐衍

途中买了20多元糖炒栗子,理直气壮去朋友家蹭茶蹭饭。四五个小时,总是聊天,喝茶时聊、吃饭时聊。朋友的功能仿佛聊天工具,然而聊天工具哪是容易寻得?他们懂我,我懂他们。一句话出口,两下皆了然。有时说了半句,下半句已为他们接续。

抑在胸中许久,不敢为人知的、不能为人知的,开闸放水,放肆宣泄出来。朋友家有猫,它有时俯卧,有时自由仰躺,露出雪白的肚皮。猫甚机敏,最为审时度势,只

在最放松、最安全处才亮出自己的脆弱。

朋友是松散的形式,无血缘羁绊、无道德约束,合则来,不合则去。合与不合,全凭心意。人的心意最曲折,最难捉摸,最善变。因此,友情甚至比爱情更纯粹、更任性,容不得一丝勉强。

爱情是酒,浓烈,神魂颠倒,荡人心魄。有苛求、有期待、不知足,如行军打仗,一寸寸收割,得寸进尺,非得将那人融成自己的,完全占有,彻底绑缚。两个完全不同的人

偏要黏合成一个,不合的枝叶需修理剪除,于是战场厮杀,时而东风压了西风、时而西风压了东风,暴风雨过后狼藉遍地,直到互相妥协,取得一时宁静。

“朋”字拆开两个月,月与月各自可独立,并肩相依时又势均力敌。所以友情是茶,清香入口,解渴,有滋味,不寡淡,不使人狂情,不令人迷醉,一点点浸润了脾胃。

聊完天,消解了胸中块垒,舒展了身心,告辞离去。分手时心安理得、情感满足,转身各有各的事务。

芬芳  
一叶